



孫中山年譜

賀嶽僧著



孫中山年譜

先生諱文，字逸仙，（原字德明，）外人通以逸仙稱先生。後因逃亡日本，冒姓中山樵，今遂通稱爲中山。廣東香山縣翠亨鄉人，其先世住於東江龔公村，後徙香山，故家廟尙在東江。家世業農，父道川公，幼年時，曾往澳門習裁縫業，後以眷戀家鄉，又重視家庭責任，迺返故里，以縫衽技術補助家庭之不足。爲人和善可親，鄰里鄉黨之人，無不敬重之。母楊氏，端莊慈祥，爲篤守舊禮教之夫人。先是道川公有弟二人，隨鄉人往美國加州采金，其時中外交通尙未盛行，而此采金異域之兄弟，不幸一沒於加利弗尼，一溺沒於海中，遂一去無復消息，長令深閨少婦，年年盼斷音書，忍受寂寞淒涼之歲月。楊太夫人既悲其弟奴處境之艱屯，深加慰藉，復戒其子勿輕於拋

棄良好之家庭，遠走異域。其後先生國事馳驅，奔走海外，太夫人則仍保持其中國式之賢婦人，舉三男二女，長字德彰，次早逝，先生其季也。德彰比先生大十五歲，竟能排去家庭中之阻力，遠赴火奴魯魯，闢荆棘，開草萊，使蘆葦叢生之濕地，生產百倍之米穀，更領導其同侶，耕種於夏威夷等處，獲多量之金錢，爲貧苦之民衆別創一生財之道。而此手創造民國之元勳，亦得隨其兄遠渡重洋，受西方之教育，以完成其改造政治之知識，此尤吾人所應紀念不忘者也。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歷一八六六年，中山先生一歲。

是年陽歷十一月十二日，（即陰歷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其時正太平天國滅亡後三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後之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年，二歲。

戊辰 清同治七年，西一八六八年，三歲。

己巳 清同治八年，西一八六九年，四歲。

庚午 清同治九年，西一八七〇年，五歲。

是年天津人民殺法蘭西人，焚燬天主教堂，先生幼時好玩弄

善鳴之鳥，其餘如放風箏，踢躑子，跳田雞，量棒，劈甘蔗，各項遊戲，極其欣悅。

辛未 清同治十年，西一八七一年，六歲。

壬申 清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年，七歲。

三字經為我國自宋以來，（南宋王伯厚著？）相傳沿用之惟

一小學教科書，凡兒童一達學齡之年，（七歲）即強其記憶背誦，

先生是時亦受此種機械式之教育，即覺其不合法，起而反對道：「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唱，是沒有意思的，我讀牠做什麼？」教師時

加以威嚇！

癸酉 清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年，八歲。

甲戌 清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四年，九歲。

是年李鴻章建議，派遣外國公使，此為中國自有使臣之始。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年，十歲。

同治歿後，光緒以冲齡卽位，西太后垂簾聽政，從此朝政日壞，先

生改革政治之心，迺因發生。

丙子 清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年，十一歲。

丁丑 清光緒三年，西一八七七年，十二歲。

先生之兄彰德，排去家庭之阻力，飄海向金星港前進，直達火奴

魯魯，在浪花所不及的海濱，從事於開墾，又以家中學得之耕田方

法以種植，出產豐富，大為夏威夷土人（火奴魯魯是夏威夷首府

所驚異。先生是時則讀書翠亨村廟中，已開始研究中國哲學之奧妙，并從美教士克爾學習英語，聞鄉人談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林克百所著孫逸仙傳內多記載先生少年之軼事，如勸阻其母親勿爲其姊纏足，對於崇拜偶像蓄奴娶妾溺女等惡俗痛加詆斥，又目睹清庭官吏魚肉其父執昆弟三人，強佔其第宅，掠奪其財產，村人咸敢怒而不敢言，先生則義憤填胸，挺身與之抗辯，雖未能定在何年，總之其不畏強禦與改革社會之心，自髫年已然也。

戊寅

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八年，十二歲。

仍在其叔所設之私塾中讀書。

己卯

清光緒五年，西一八七九年，十四歲。

德彰先生自夏威夷島歸來，獲得萬金，爲當地巨家，遂竭力鼓吹

華人赴島以資開墾，於是鄉人多有從其兄之後赴夏威夷島者，時先生方讀書家塾，以思想窒塞，見聞狹隘，亟思出洋以廣眼界，而求新生活，其母楊太夫人，不忍其愛子遠離庭闈，時加勸阻，後屢次婉言稟告，始邀允許，遂隨其鄉人格蘭諾去，號英國輪船以赴美，在旅途見有病沒之水手，為其伴侶，以帆布袋盛其屍體，棄置海中，即大為驚異，以為此乃野蠻人之舉動，更從此知西洋人賦性之殘忍，與中國人之道德觀念不同。

庚辰 清光緒六年，西一八八〇年，十五歲。

其兄領導先生至愛槐鎮商店中學習商業，并教以中國式之簿記，及運用算盤等事，居住數月，漸通楷奈楷土人之方言，但無學習英語之機會，德彰先生復忙於耕作，無暇教導，後迺送往英國人所設立之教會學校中，但初至時，因語言服裝之殊異，又垂辮未剪，累

爲其同學所欺辱，拖其髮辮以取樂，先生初不與較，後乃奮力搏擊，所向披靡，人遂無敢侮者。

辛巳 清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年，十六歲。

在夏威夷耶教學校中卒業，以成績優良，夏威夷王特頒給獎品，後助其兄經營商業半年，又入聖路易學校肄業一學期，是年曾紀澤更改訂伊黎條約成。

壬午 清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年，十七歲。

德彰先生以先生旅外日久，恐沾染外國風氣太深，遣之歸國，船將抵香山時，關吏搜檢行李至四次之多，先生起而與之辯爭，改革之志，至此益顯。

癸未 清光緒九年，西一八八三年，十八歲。

先生久睹外國政治之清明，改造之志願已堅，歸國後，時與鄉人

父老談論政治之如何不良，風俗之如何腐敗，急應改良，每逢市場定期聚集之日，即對衆演說，以喚醒愚昧之民衆，後來因毀壞村廟中之北帝偶像，遂大爲鄉人所唾罵，被迫離鄉，至香港入皇家學校，在校交識俠士鄭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甲申 清光緒十年，西一八八四年，十九歲。

壬子 本年四月十三日，先生與盧夫人結婚，盧夫人名慕貞，爲香山學鄉盧耀顯之女。

乙酉 清光緒十一年，西一八八五年，二十歲。

仍肄業校中，得同志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陸皓東四人，與陳尤、楊交尤密，盛唱革命排滿之論，聞者驚駭，目爲大逆不道，稱爲四大寇，是年中法兩國以爭安南屬地構兵，清兵敗屺，法軍之勢大振，清庭乃遣總稅務司赫德與法人媾和，訂條約十款，劃安南爲法之保

王護國，先生目睹國勢日蹙，革命之心乃決，改造民國之念，實基於此時。

丙戌 清光緒十二年，西一八八六年，二十一歲。

在皇家學校卒業以後，先生雖一面從事於革命之宣傳與組織，而一面爲進行將來之事業起見，遂擇定以醫生爲職業，於是入廣州博濟醫學校，日中專心於試驗室與課堂的功課，而同時與鄭士良組織革命會黨，初名哥老會，內分軍民事愛國募金三部，軍事部內，產生敢死隊，是年清庭與日本締結互撤韓國駐兵條約，左宗棠卒。

丁亥 清光緒十三年，西一八八七年，二十二歲。

先生爲革命活動便利起見，轉入香港醫學校，仍暗中進行革命事業，是年清廷以台灣爲行省，劉銘傳爲巡撫。

戊子 清光緒十四年，西一八八八年，二十三歲，

仍肄業香港醫校中，是年清廷設滿州電線，自吉林至伯納城，

己丑 清光緒十五年，西一八八九年，二十四歲。

是年清廷立赫羽拉氏爲皇后，西太后歸政。

庚寅 清光緒十六年，西一八九〇年，二十五歲。

辛卯 清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一年，二十六歲。

先生仍肄業香港醫校中，自傳云，「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

朝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

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

歡，數年如一日，「雖未指明何年，以時考之，殆指肄業香港醫校中

之數年也。

壬辰 清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二年，二十七歲。

在香港醫校卒業後，擬在澳門懸壺，兼運動革命，以葡萄牙政府對於醫生立案頗多留難，遂回廣州設診，進行革命益力。

癸巳 清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三年，二十八歲。

與陸皓東北遊津沽，西入武漢，窺清廷之虛實，探長江之險要，以定進取方略。時合肥李鴻章號爲識時務之大員，先生因作長函遺之，文甚長，其大旨，在陳述「人能盡其財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又言「農爲立國之本，欲振興農務，宜遣派學生赴西洋學習農政。」不納。復謁之於私邸，勸其中興，亦以年老見却，先生革命之心，至是愈堅矣。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年，二十九歲。

中日戰事發生，先生知有勢可乘，急赴夏威夷，再至美國，向華僑募款，預備起事，惜當時風氣未開，應者寥寥，僅得僑商鄧蔭南及德

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年，三十歲。

彰先生，願傾家相助而已。先是先生鄉中有陸星甫、楊道川者，富於民族思想，先生曾師事之。德彰先生之願傾家相助，二老與有力焉。

時中日戰事告終，清兵敗績，海軍盡殲，清廷對內對外威信日落千丈，列強又紛據旅順、威海衛爲租界，京津陷於危境，清室勢將傾覆。上海革命同志宋躍如，函促先生歸國，遂中止美洲之行，遄返廣州，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香港幹部以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自主之。羊城農會，則由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將校數人，董其事。先生則往來廣州、香港間，籌備半載，煞費經營，不意事機不密，爲海關檢獲手槍六百餘桿，遂至功敗垂成。革命軍健將陸皓東竟以身殉，同時被捕者至七十餘人，而丘四、朱貴全竟株連死難，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則瘐死獄中，餘或釋或

囚有差，此爲中國有史以來國民革命第一次之流血，亦爲先生第一次之失敗，時正九月九日也。事敗後，先生間道走香港，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小住橫濱，乃斷髮易服，重遊檀島，命士良潛歸，收拾餘燼，少白留日考察國情，由是識日人宮崎寅藏，此爲黨人與日本人士交遊之始。

嗣是以後，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若強盜囚徒相等，同時南海有康有爲，以書生好談時政，上書清廷，請其變法圖強，作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等書，好援引經說以譚政治，舉世目爲狂生，其運動於政治舞臺，亦自此時始。

丙申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六年，三十一歲。

先生居檀島半載，推廣中興會，進行極滯，道遇康德黎君及其家屬，康德黎者，先生肄業醫校中之業師，時以率眷回英國，道出檀島。

也。六月間，乃離檀島赴舊金山，舊金山之華人，與先生感情極融洽，相遇甚厚，乃遍遊美利堅，在美三月，東渡抵倫敦，賃居於康德黎君相近之館舍，曰葛蘭旅店，晨夕過從，每借其藏書讀而消遣。

先是先生在美洲時，以鼓吹革命，大觸清廷之忌，及至先生離美赴英，駐美公使楊子通，早已電達駐英清公使龔照瑗，囑將捕獲，而康君邸宅，適與使館鄰近，遂被其設計誘捕，防範至爲嚴密，後幸得館役柯爾，爲效奔走，投書康氏，而柯爾之妻，尤爲盡力營救，康氏得書後，商於其友孟生博士，其時適柯爾亦在孟博士處，乃備悉其被拘之詳情，卽投書泰晤士報，并與警察交涉，搜索馬加脫尼氏之住宅，（供職使館中之參贊，設計誘捕先生之主謀）看守將載先生出境之汽船，又進而訴之外交部，於是中國使館逮捕先生之事，遂大爲輿論界所非議，其時有國際法律學家楷文狄希荷蘭教授胡

特氏思比克報香港支那郵報，均先後著論，批評此舉之違反國際法律，而泰晤士報社論，尤極力攻擊馬加脫尼氏，以爲破壞法律之成例，足以惹起國際之交涉，英政府遂與清公使交涉，其時在拘留中之先生，於外間事一無所知，迨至十月二十二日，得讀柯爾攜來裁下之某項新聞紙，其中有一可驚之談，在倫敦誘拐謀叛者禁錮於清公使館一之標題，始知其被拘留之事，外間已有聞知，然何時釋放，固無由知。迨至二十三日正午，英人及華人看守者來告，以馬加脫尼欲相會，導先生下樓，則康德黎及英國外交部所派警部嘉毗斯氏在，馬加脫尼氏始交還沒收先生之物品，并向先生曰：「君今後爲自由人矣。」於是先生遂藉警部之護衛，與康氏之領導，步出危險之域矣。其後先生著有倫敦避難記，詳述被使館拘留之始末，原文爲英文，現有國文譯本。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七年，三十一歲。

是年國內發行中國賊孫文一書，長數萬言，痛詆先生之不道，傳為趙爾巽撰。

仍居倫敦，時遊歐洲各國，是年德取膠州灣，清政日非，國勢日蹙，梁啟超創辦時務報於上海，以慷慨激昂之文筆，放論其改造時局之政論，遂大為世人所歡迎，又有侯官嚴又陵（復）逯譯西洋名著，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羣學肄言等書，作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遙相應和，於是風氣閉塞之國民，始知泰西除機械技藝而外，亦復有精深之學理，而中國所謂維新黨者，因以日多一日，是年冬間，康有為復潛入北京，昌言變法圖強，達官顯宦，如翁同龢潘祖蔭張伯熙瞿鴻禨輩，皆樂與交遊，目為愛國志士，倡為政治革命之說，以與先生與中會種族革命

之說相抗衡，人民之觀聽，爲之眩惑，於先生革命之進行上，重生一重大之阻力焉。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年，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倫敦，出入圖書館中，日夜不息，其自傳云，「倫敦脫險後，則暫留美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華僑又少，無從爲革命之鼓吹」云云，殆指此時而言，則知先生革命主義之完成，實爲先生居留歐洲最大之成績也。

此外尙有重大之事應紀述者，卽援助菲列濱獨立黨是也，先是

菲列濱人，歷爲西班牙人所壓迫，其後美國人欲爭取菲列濱，爲殖民地，起而與西班牙人戰，美其名爲援助菲人獨立，許以自由，菲人起而內應，犧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以企圖將來之獨立自由。事平而後，美人遽食前言，菲列濱復爲美人所統治，干涉無微不至，憤不能平，起而反抗，其獨立軍領袖阿圭拿度遣使至海外求救，先生卽義憤填胸，提議協助，願率會中人至菲島投阿氏軍，速其成效，轉餘勢而入中國內地，以起革命軍於中原。時菲島黨人正缺乏軍火，欲求購運，苦未得其法，先生乃求助宮崎寅藏，宮崎寅藏乃商之遠藤木翁，轉託背山中六當運送之事，購得軍火五萬發，遣遠藤四郎及南萬里數人，隨船舶護送往菲，不幸中途船覆，同志溺焉，軍火亦遭沉沒，先生後又爲代買三萬發以補充之。

是年康有爲梁啓超以變法圖強之說，遊說光緒帝，帝善之，維新

上諭，如雪片而下，罷免阻障新政之禮部六堂官，登用康梁黨少年躁進之士，而老舊之官僚，遂人人自危，適禮部尙書懷塔布，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膚受之愬，遂大觸西后之怒，權臣中若袁世凱、董福祥輩，陽託結納新黨之名，而暗中進行一網打盡之計，遂於八月間，以西后上諭，誅戮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京卿，并幽囚光緒帝於瀛台，西后垂簾聽政，梁啓超逃日本，康有爲亡命南洋，立保皇黨，提倡君主立憲，卽世所傳戊戌政變是也。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年，三十四歲。

先生自使館脫險以後，旅居歐洲，已經兩載，雖於政治之理論以及革命進行之計劃，多所籌謀，然曠廢長久之歲月，仍無補於實際之進行，而同時目擊國內政局之糾紛，列強之侵略，又不忍坐視人民日卽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加以援手之助，遂決計於夏季再回

日本，從事實際運動，日本民黨首領犬養毅，遣平山周宮崎寅藏至橫濱，歡迎入東京，抵掌談天下事，甚契洽，其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毅爲之運籌韓幄，故頗有勢力，由是識大隈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安川犬塚久原等，諸人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多所贊助，其始終不懈者，則爲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副島寺尾諸人，其間接援助中國革命者尙多，大半在此時期始締交好，其後先生設總機關於橫濱山下區一百廿一號，其地靠近滿清領事館，爲日本政府限制外國人居留之地，先生卽開始宣傳革命，向其敵人作挑戰之計劃，橫濱有中國僑民二千五百人，大半屬廣東籍，多願推戴先生爲領袖，又長崎之甯波籍商人，以及神戶大阪之福建籍商人，亦多自願加入黨籍，信徒日多，根基日固，世界各處僑民，亦多匯款以相援助，先生於是購買軍

庚

械接濟內地同志，不幸爲敵人偵探所告發，累次不能運至目的地。但是在此時期中，一方面爲先生革命精神最爲發揚策勵之時，而他方面亦卽清廷蓄意破壞之時。故其頭顱之價值日益增高，街談巷議，羣相驚疑，多謂先生不久將入於危險之域。適是年七月間，日政府取消治外法權，先生從此得暢所欲言，不虞敵人之阱陷。同時保皇黨人亦多匿跡扶桑，若輩多係時代之俊傑，雅擅文學，其所主張係和平的政治革命，更足以博得一部分人之同情。在革黨方面，既須避清廷之網羅，更受敵黨之排斥，一綫生機，幾將滅絕。特先生以大無畏之精神，壓迫愈甚，奮鬪益力，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中國報，藉言論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黨會，更命鄭士良在香港設機關，招待會黨。於是廣東廣西福建江蘇江西湖北等省會黨次第加入，與中會之聲勢，至是乃日振。

是年法政府藉口廣州法兵官爲匪所戕，要求割廣州灣爲租借地，訂條約七條。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零零年，三十五歲。

是年拳匪肇亂，八國聯軍入京，西太后與光緒帝遁走西安，拳匪者，亦稱義和團，爲白蓮教之遺孽，中有大刀會紅燈會等名稱，多直隸天津各地之愚民，以不堪外國教士之魚肉，遂發生仇外仇教之心，勃然不可遏制，時適西太后以新黨阻障其立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恨之入骨，思利用之以扶清滅洋，遂於七月間圍攻東交民巷公使館，殺日本書記及德國公使林德克，遂導聯軍圍攻天津之禍，時局旣紛亂如此，先生知有機可乘，遂擬入粵舉事，不幸事機不密，船抵香港，爲港政府所監視，不得登岸，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完全委之鄭士良，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先生則

折回日本，轉渡台灣，擬由台灣潛渡內地，時台灣總督玉兒亦贊成先生主張，許以起事之後，相機援助。先生既得強有力之外援，又新聘請有新軍事學識之軍官參贊戎機，一面命鄭士良即日發動，士良奉令後，即率領已招集大鵬灣附近三州三寨之衆，相機起事。時兩廣總督德壽，知外間有革命軍起事之謠，乃命何長清率防軍四軍進駐深州，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寨三州田之出路，以防堵之。士良知謀已洩，乃先發制人，率敢死隊八十人襲擊沙灣，斬四十餘人，清軍望風逃潰，率衆三千，陣於淡水，復於平龍山岡招募千餘人向鎮隆前進，與清軍相遇，殺傷甚多，遂於是夜佔領鎮隆，鎮隆既得，復率隊向永湖而進，見淡水退回之清軍，及惠州派來之兵，會合一處，約五六千人，遂爭先進攻，清軍大敗，四散逃竄，獲數百人，皆截其髮，使爲軍役。清軍既遁，士良復乘夜進攻白茫花，以躡其

後，此開戰之第七日也。翌日向廈門進行，三日而至崩岡墟，見清兵據守其間，遂布陣接戰，以衆寡懸殊，未能猛進，入夜以小隊襲擊，清軍稍却，奮呼前進，遂陷其陣，時革軍已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一帶沿海之地，方期會合新安虎門之同志，一氣陷廣州，統一號令，以便向內地進攻。豈知自舉事以來，轉戰千里，歷時旬日，彈丸告罄，日夕以望先生在台灣之接濟，而日政府忽更換新內閣伊藤，改變其向來援助中國革命黨之主，張禁止軍器出口以杜絕革命軍槍械之接濟，先生欲潛回廈門，亦被阻不得行，乃遣山田良政偕黨員數人，從香港經海豐至鄭營報告一切，囑其收束軍事，軍中聞言，皆目眦欲裂，僉議再回三州田山寨設法，自香港購取彈丸，以圖再舉，後爲清軍所偵悉，乘機進攻，革命軍以彈藥不繼，遂至潰散，功敗垂成。士良收集餘燼，問道走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執遇害，此日本

同志爲中國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也。

當鄭士良在惠州苦戰之際，史堅如在廣州累謀響應不成。遂謀用炸彈擊兩廣總督德壽，炸發，斃二十餘人。德壽未死，而堅如被擒，爲南海知縣裴景福所害，時年僅十八歲，英年殉國，先生倍痛惜之！是役也，開戰二十餘日，集同志二萬餘人，事雖未成，然戰沒者僅四

人耳，史稱爲惠州之役，亦卽革命軍第二次之失敗。

當惠州革命未成之際，長江方面亦有革命軍之突起，其首領爲唐才常，乃湖南名士，與譚嗣同爲至交，其始惑於康梁之說，以勤王保國爲名，後亦表同情於先生種族革命之思想，與容闈嚴復設自立會於上海，暗中伺機革命。約定黃興，林述業，吳祿貞，秦鼎彝，陳炯龍，在長江各省設立黨埠。定於七月二十九日首先在武漢舉事，各埠先後響應，以兵力單薄，爲張之洞所捕獲，才常與其弟才中及林

述業先後被殺死者，凡百餘人。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零一年，三十六歲。

惠州革命失敗以後，同志四散，先生乃自間道走日本，宣傳主義，募集基金。而其時清廷遭聯軍蹂躪以後，威信已掃地無餘，議和賠款，多至四百五十兆，人民驟增如許重負，怨聲載道，革命思想，頓臻奔騰澎湃之象。故向之咀咒謾罵先生爲亂臣賊子者，至是則轉加以惋惜，恨其革命之不成。先生見國人迷夢已稍覺醒，遂更努力於文字與言論之宣傳，久而久之，日本留學生界中，鼓吹革命思潮，寔成一時風氣，如劉成禺在學生青年會演講，昌言革命排滿之論調，其後更有賡元成，沈虬齋，張溥泉，創辦中國報，以文字鼓吹革命。時適保皇黨梁啓超輩亦在日本，與先生朝夕過從，然議論終不能合，將清議報改爲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先生則創

甲 辦民報與之作文字之論戰，其後君憲派實力不若革命之雄厚，終歸失敗，然在當時實一勁敵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零二年，三十七歲。

先生仍在日本，繼續以文字言論鼓吹革命。

五月間，留學生入東京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吳稚暉、孫道毅被日政府課以擾亂治安之罪，被逐歸國，創立中國公學。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學，另立愛國學社，學生黃炎培以演說被捕。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零三年，三十八歲。

先生由日本至安南，先是安南總督韜美氏託東京法公使，累次招先生前見，其時先生正努力宣傳革命工作，未能成行，本年適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祕書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結識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

齊等灌輸以革命之知識，若輩甚爲鼓舞，結爲同志，其後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以後，先生重赴歐美，作再度環球之漫遊。

自先生在日本鼓吹革命而後，其風氣漸傳播於國內，上海方面復有章太炎、鄒容、吳稚暉創辦蘇報以應之。（吳稚暉自記，蘇報主筆實爲章士釗）而章太炎之滄書及黃帝魂等書，以文詞雅馴，傳播之聲勢甚大，鄒容著革命軍一書，排滿尤爲激烈。華僑之願犧牲身家性命以援助者，此書開導之力也。其後清政府控蘇報於會審公堂，章、鄒被拘，判監禁二年，鄒容後瘐死獄中，報館被封，復有國民報與警鐘日報以及各省學生會雜誌，繼續鼓吹，皆受先生宣傳之影響也。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零四年，三十九歲。

自河內博覽會告終，先生又從安南至日本，旋取道檀島，再赴歐美，過日本時，有廖仲愷與其妻何香凝，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先生即託其在東物色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是時海外華僑受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以及清廷敗政之刺激，思想一變，先生足跡所至，歡迎者甚衆，與曩日迥不相同矣。

是年十月，湖南有革命軍黃興起事之舉，興字克強，長沙人，先是唐才常漢口之役，克強實與其謀，以行動祕密，得脫網羅，光緒二十九年，以官費生至日本，肄業東京師範大學，經先生之薰陶，革命思潮，遂勃然不可遏制，未及畢業，即與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歸國，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譚延闓，胡子靖輩實贊助之，討袁建殊勳之蔡松坡將軍，亦肄業其中，以辦學爲名，以傳播革命思想爲實，在校內組織興華會，公推克強爲會長，實即籌備圖湘之舉，克強自以勢力

薄弱，於是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於十月間，在長沙舉事，爲湘撫所悉，發兵搜捕學校，學生被捕去者十餘人，克強與宋陳劉等易服潛逃，至上海後，知清廷下令嚴索，東渡日本，馬福益事後被獲，死之。同時皖人萬福華刺擊前安徽巡撫王之春於上海，王微傷，萬被捕獲。

李紀堂洪福全起事於廣東，亦未成。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零五年，四十歲，

是年春，黨人朱元成胡瑛王漢謀擊鐵良於河南彰德府，不中，王漢自殺，朱元成胡瑛走日本。
先生自惠州失敗以後，專從事於日本方面，努力宣傳，以博得大部份人之信仰，至是始抵歐洲，歐洲之留學生，多有從日本或內地來者，久已受革命思想之陶冶，故多數表示贊成，先生乃揭櫫其所

主張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學說以號召之，更進而組織革命團體，當時以迎合大多數人心理起見，稱爲同盟會。開第一次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次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次會於巴黎，加盟者十餘人。凡歐洲方面之學生，多已次第加入。先生乃取道美國，重返日本，而第四次之大會，遂於秋間舉行於東京。當先生抵埠之日，其同志黃興、宋教仁、張繼、程家檉、諸氏，召集留學生，在東京開一大會，到會者數千人。宋教仁首先報告開會旨趣，并表示歡迎先生之意。程家檉與黃興、諸氏，則反覆演說，旋請先生演說，羣衆歡迎，掌聲如雷，遂多數議決組織革命團體，推先生爲首領，黃興爲副首領。印刷條文，頒布于八省及歐美之留學生，先生數年所奔走之結果，同盟會於以告成，中國革命事業，遂由空口宣傳而走上實行之軌道。先生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數千之英俊

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吾始信革命之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此次新加入之同志，今尙活動於政治舞臺之最力者，有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暉諸氏。胡以速成師範生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以官費生至東京習法政。大會後，創辦民報，爲鼓吹革命最有力之宣傳物。吳稚暉留學英京，先生旅英時，與之相晤於康德黎家，相譚之下，意氣相投，然猶未加入黨也。後經曹亞伯之介紹，始簽立盟書。曹今方寄寓崑山，亦民黨之健者，今方閉門讀梵典，已皈依阿彌陀佛，不問世事矣。

八月間，清廷命載澤、端方、紹英、戴鴻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歐洲憲政，桐城人吳樾，以炸彈擊之於車站，載澤、紹英受傷，餘無恙，吳樾死焉。

丙午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零六年，四十一歲。

自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以後，革命黨之聲勢日盛，先生仍坐鎮東京，派遣黨員潛回內地鼓吹革命主義，各省支部，次第成立，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外國政府，亦刮目相看。時先生從南洋往日本，船舶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謁先生於舟次，叩以革命進行之實況，以及聯絡各省軍隊之情形，并謂法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意，先生則略告以實況，并乞其派員幫助調查聯絡之事，布氏乃請於法軍，駐天津之參謀部，派武官七人，歸先生調遣，先生乃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黎仲實偕武官赴川漢調查，命喬宜齋偕武官往南京武漢運動新軍，新軍多表示歡迎。在南京軍隊中，有趙伯先，約同營長以上祕密會議，策畫進行，武昌則有劉家連，約同同志軍人，在教會日知會開會，各有演說，大唱革命，時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會場，探聽消息，告密於湖廣總督張

之洞，張乃密派洋員尾隨法武官之行蹤，僞與訂交，故內容多爲所探悉，於是張奏報清廷，清廷乃與法使交涉，法使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法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可如何，事遂寢息，久之，法政府改組，新內閣不贊成援助革命軍，遂將布加卑撤退回國，劉家連亦因此被逮，犧牲生命，十月，同盟會會員黃興，自動起事於萍鄉醴陵，先是甲辰長沙之役，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遇害，其黨憤甚，累思報復，會同盟會成立，先生派遣黃興回湖南，組織支部，與以有機可乘，與之結合，編爲革命軍，擬分三路進兵，一踞瀏陽以進窺長沙，一踞安源以礮路爲根據，一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諸郡，以援應長江，未及期而事洩，瀏陽之軍先發，據麻石金剛頭等處，萍鄉之軍，佔高家台上粟市桐木並入宜春之慈化等處，長江各省，均派兵會攻，革命軍以衆寡不敵，屢次失敗，遂相潰散，黨人禹之謨劉道一甯

調元胡英被獲監禁，之謨旋被殺於兗州黃興走日本此爲同盟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

是年爲製定國旗事，開黨員大會於東京。先是先生倡義於廣州之際，陸皓東首倡製青天白日旗，蓋隱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其後庚子惠州之役，大破清軍於三州田，卽爲此旗最先應用於軍事。至是會員中有廖恩煦者，提議立井字大紅旗以示井田之意，先生乃提議以紅藍白三色旗爲民國國旗，以前此之青天白日旗改爲軍旗，并陳述三色之意義，非起源於中國革命黨，乃出自世界各國之革命黨。紅者血之色，言必以流血求自由也，藍者天之色，公正之義，言公正卽平等也，白者清潔之色，言人心清潔，乃能博愛也，故三色之主義，卽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也，全體贊成，於是歷次戰爭，凡革命聲威所至之地，而此三色旗幟，遂臨風招展於空際，近且飄

搖長江流域渡江而北矣。

丁未 清光緒三十三年，西一九零七年，四十一歲。

自同盟會黨員潛回內地以後，向民衆宣傳，民氣甚張。萍醴之役，事雖未成，而各地之暗中思動者，尙大有人在。四月間，先生乃運動潮州與福建詔安一帶會黨，謀劫黃崗協署器械起事。被清吏偵悉，先期捕其黨員，至協署拷逼，事遂不能掩飾。於是羣衆圍攻協署，殺官吏數人，佔領之。派兵克寨城，旋爲潮州鎮兵擊敗，衆遂潰散。先生復遣鄧子瑜至惠州，聯絡惠州與博羅之會黨，在距城二十里之七女湖起事，亦爲清軍所敗。至七月間，復起事於欽廉。先是廉州三那地方，有抗抽糧捐之事發生，官吏勸散不聽，派駐兵擊之，衆遂他遁。時欽州張得清亦乘機起事，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率兵往平之。先生以趙伯先在南京新軍時，卽有贊成革命之意，而郭人漳與

黃興有同鄉之誼，於是派黃克強赴郭營，胡毅生赴趙營，而游說之。二人皆贊成，約定條件，彼等反戈相應，復派人約欽廉會黨及各處鄉團，爲一致之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舊同志，聘就法國退伍軍官以教導之，祇待軍器，即可正式成軍。其計劃先收復兩廣爲根據，然後分兵出長江，襲武漢，收江甯，未及期而東京黨員內部發生風潮，運輸軍械之計劃不成，時黨軍已攻破欽州防城，日夕盼軍火不至，趙見革軍兵力薄弱，復背約不相響應，清廷調援軍大至，彼此夾攻，遂大敗，防城亦失，率全軍退十萬大山，然欽廉雖敗，先生氣猶未餒，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安南同志百數十人，重由安南進攻廣西，以鎮南關形勢險要，卽襲取之，以爲根據，徐圖發展，先遣人聯絡附近勇敢善戰之游勇，以爲先鋒，遂於十月初三日，襲取鎮南關，戰三日，佔領其要塞，擬集合

十萬大山之衆，會攻龍州，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果至。先生與黃興親自率領同志，由安南東京出發，乘汽車督戰，清兵大敗，清守吏陸榮廷、龍濟光，率衆三千來迎戰，連戰七晝夜，以軍火不支，乃棄關退入安南之河內，後爲清廷偵探所探知，密報清廷，清廷與法政府交涉，將先生逐出安南，此爲第六次之失敗。

當先生舉事廣西之際，長江方面亦有革命黨人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之事，先是有紹興人徐錫麟者，在日本學習警察，聞先生之風，醉心革命，與陶成章、秋瑾女士爲同志，歸國後，邀陳伯平、馬宗漢、設光復於上海，旋知一無憑藉，不足成事，遂納捐爲道員，折節以逢迎長官，派爲安徽巡警學堂會辦，以暗中仍計劃革命之舉不少懈，秋瑾則在紹興設立大通學堂，部署紹興一帶之軍隊，復命陶成章聯絡各地會黨，按期待發，會爲清廷偵悉，恐謀洩，遂於五月二十六日，

乘巡警學堂畢業之期，邀集官吏往閱，徐卽以手槍轟擊撫台恩銘，率學生據軍械局，防營兵圍之，遂被擒遇害，其黨陳伯平馬宗漢死焉，同時浙吏圍抄大通學堂，捕秋瑾殺之。

戊申 清光緒三十四年，西一九零八年，四十二歲。

先生自爲法政府所逐，被迫離安南以後，因往南洋，一面命黃克強再準備入欽廉，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黃興率衆二百餘人，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與清兵鏖戰數十次，所向無敵，威名大振，黃明堂聯絡清兵爲內應，於三月間舉事於雲南河口，佔領南溪及四砲台等要隘，誅其邊防督辦王玉藩，清兵降者甚衆，總督錫良甚爲惶恐，遂調集營隊，出兵迎擊，先生遠在南洋，不能親臨指揮，派黃克強前往，又中途爲法政府阻留，解出國境，河口之衆，以孤軍無援，遂至失敗，黃明堂率衆退出安南，爲法政府逮解往星嘉坡，星督指爲中

國亂民，拒絕入境後，幾經交涉，始登岸。

十二月間，長江方面亦有革命黨人起事案之發生，先是徐錫麟秋瑾失敗以後，同志四散，日圖報復，適值光緒帝與西太后連日崩殂，人心搖撼，馬砲營隊官熊成基，遂於十六日晚間乘湖北與兩江陸軍會操之際，在安慶城內起事，先至陸軍小學收取槍枝，又至火藥庫取得子彈，正擬率兵入城時，皖撫朱家寶聞信，立即調集會操軍隊，并通知蕪湖大通等處防營，先後來援，兵輪定舶江面，擊燬砲隊營，熊成基以援軍大至，率衆退走，衆遂潰散，後至哈爾濱謀刺載濤不中，被捕死於吉林。

己酉 清宣統元年，西一九零九年四十四歲。

當黃克強與黃明堂舉兵河口與清兵鏖戰之際，先生時在南洋安南西貢等號，向華僑籌備款項以接濟內地同志，當時出資最多。

者爲張靜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次則爲安南提岸之黃景南，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其他則安南西貢之鉅商李卓峯，曾錫周馬生等，各曾出資數萬以助軍餉。此爲先生自著中國之革命中所述，大約在戊申己酉兩年也。及至河口之役失敗以後，英政府對於先生之待遇，更爲冷酷，而清廷之防衛，復無所不用其極。安南香港日本等處，幾無先生容身之地，因復往美洲，籌籌款項，以圖再舉，將國內一切之計劃，託之黃克強胡漢民等。

庚戌 清宣統二年，西一九一零年，四十五歲。

黃克強胡漢民受先生命抵香港後，卽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年等組設南方統籌機關，運動新軍起義，業已成熟，適二標營兵士以細故與巡警互毆，被巡警拘去兵士二人，羣衆大譁，

拆局傷警以圖報復，粵督袁樹勳派兵彈壓，事始已。其後一標標統劉雨沛力加防範，嚴禁兵士請假外出，倪映典遂乘機舉事，揚言巡警將派大隊來攻營，於是全營震動，而與革命軍同謀者，遂嚴裝出陣，闖入軍械局，奪取軍械，標統不能制止，反被擊傷，血流遍地，協統與知事由後門遁走，因取出之槍枝缺少扳機，又羣擁入砲隊與輜重營奪取扳機子彈，清軍卒不及防，遂佔領小山與橫枝岡及講武堂等處，威名大震，時水師提督李準聞警報，與張協統率兵出東郊，並由袁樹勳與將軍宣布戒嚴，旗兵登城守禦，預備射擊，並電催虎門各營及秦炳直備兵來援，時倪映典所統率之新軍，擁入講武堂，奪取槍械而後，見李準入城，卽下令撲城，頻以槍向東城轟擊，城上守兵亦回擊，砲火甚烈，族軍不支，遂率衆走燕塘，李準命防營統領吳宗禹率衆追擊，兩軍相遇，誘其棄械投降，倪映典與其新軍首領

王占魁馳馬出陣，勉勵士卒，吳知其不能屈，遂飭所部在牛王廟一帶，分佔四山步隊，遮其前，砲隊緊布其後，別動隊進至黃岡，倪新率一軍至橫枝岡，爲敵截擊，中彈殞命，兵士陣亡者百餘人，其餘均四向逃竄，其後王占魁復率衆與吳軍鏖戰，欲乘間縱火以擾亂之，計復不就，傷亡三十餘人，王占魁爲其所擒獲，遇害是役也，爲革命軍舉事以來損失之最鉅，亦同志死難之最慘者，時先生適在美洲三藩市，籌措款項，聞敗耗卽首塗旋里，中途復爲日本警察所阻，不准登岸，遂折往檳榔嶼之庇能，電伯先漢民克強等往晤，時新敗之餘，精銳盡失，各同志意氣沮喪，惟彼此互對唏噓，先生則勉以溫語勸慰，以鼓舞直前之慨，惟其時國內亡命南來者日益增多，款項不繼，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趙聲以爲如欲圖再舉，必攜款數千元接濟國內同志，免致四散，吾等則折回香港，繼續組織機關，但非籌集數十

萬元不能再有所爲，先生乃召集各埠黨員，於十月十二日在庇能開會議決，以中國義捐名義，藉避居留政府之干涉。向南洋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即席得八千餘元，其餘各黨員分頭捐集，一俟捐款有着，即行舉義。

同年八月間，黨員汪精衛，以連年舉事皆不能就，甚爲失望，以爲革命斷非短期所能成功，遂欲拚一死以熱血濺虜酋之身，而喚醒全國沉鬱之象，率同志，刺攝政王載醇於北京，一擊不中，與黃復同時被執下獄，至武昌起義後，始釋之。

辛亥 清宣統三年，西一九一一年，四十六歲。

自庇能能會議以後，各同志分赴南洋各地運動籌款，南洋華僑至多，同志一至其地，一方爲革命之鼓吹，一方爲機關之設定，以故加盟者日衆，而繳款亦增多，原擬募集十萬之款，旬日之間，已得五六

萬，先生亦擬遍遊英荷各屬，適當地政府，均拒絕不許其前往，其時適日俄協約告成，外人協以謀我，國外革命之需要，乃亟增，先生於是適赴美洲募款，美洲華僑，在先生未至前，即由陳耀坦馮自由黃芸蘇等辦理，至是則更爲踴躍，致公堂竟買產以助，不數月間，所收達七萬七千元，各地合計，共十五萬有零，款項既得，乃約定在廣州舉義，黃興胡漢民及閩桂日本同志先後抵港，着手組織機關，衆推黃興爲統籌部部長，下分出納，祕書，儲備，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各科，統籌部設於礮馬第三十五號，又於擺花街製造炸彈，準備暗殺之用，更設分部於長江各埠以爲響應，譚石屏居正孫武等主其事，部署既定，謀先炸李準以除阻力，事未及行，而三月十日突有孚琦被刺之事發生，刺客爲溫生才，亦革命黨也。此次舉事，不謀於同志，乘孚琦於燕塘觀飛機之際，刺殺之，事後被逮，死焉，此後空氣更

爲緊張，清吏恆惴惴有戒心，革命愈刻不可緩，時黨人密布於廣州，以女黨員僞飾眷屬，標名公館籌辦嫁娶等事，以便掩飾耳目，轉運軍械，并派人運動防營，時防營中下級軍官多革命同志，向兵士演講，新軍中多數贊成，原擬敢死隊破壞重要機關，卽延新軍入城，爲完全佔領省會之計，初議三月十五日發難，後因軍械款項未齊，又值溫生才案發，戒備甚嚴，暫行延緩，至二十七八日，官吏已得偵探報告，加派軍警防衛，搜捕黨人，破獲機關數處，克強聞報益急，遂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義，分十路進攻，克強自任攻兩廣總督署，率領革命軍由小東營進攻，手執槍械炸彈，風起雲擁，直撲而前，破入督署，警察衛隊，或走或降，時張鳴歧方議防範之策，聞警乘間逃竄，克強乃下令放火焚督署，檢驗軍隊，僅死三人，乃率隊而出，途遇李準率援師大至，將黨軍包圍，林時爽死焉，克強傷右手，突圍而出，擬與

新軍接應，途遇防營，見無臂章，誤爲敵人，互相射擊，死十餘人。克強遁入洋貨店中，間道至河南女黨員家。四月二日，始走香港，朱執信、何忍夫、熊克武、王以通、嚴曠、鄭劉梅卿、周之貞、楊光漢，均負傷，幸慶生還。事定而後，張鳴岐下令嚴索，凡無辮髮者，概行逮捕誅戮。當時黨人四散，無敢收屍者。後有善董潘達徵，憫諸烈士爲國捐軀，商諸廣仁善堂，讓黃花崗墮地瘞其遺骸，凡七十二具，故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廣州革命之舉雖不成，然黨人曾不因是少懈。至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復舉事於武漢，而先生所企圖之種族革命之主張，竟得以完成。先是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居正在香港謀廣州聲援，及廣州敗後，乃轉謀武漢。武漢之新軍受黨人張振武、孫武、熊秉坤、蔡濟民之運動，已早有聯絡。適清廷欲借外債數千萬磅收鐵路，爲國有，川、鄂、湘、粵四省人民反對甚烈，清廷迺命端方率新兵入川。

並下格殺勿論之詔，人民大譁，黨人運動益烈，鄂督瑞澂雖微有所聞，命鎮統張彪極力防範，豈知防範之軍隊，大抵已受黨人之運動。十八日晚間，破獲黨人機關，逮捕數十人，民軍知不可待，遂於十九日，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各繫白布爲號，殺戮旗人，佔領鳳凰山、蛇山等要塞，架設大砲，轟擊督署。二十日瑞澂、張彪及藩司，棄甲遁走。時孫武以炸傷未愈，衆強協統黎元洪爲首領，以控制新軍，遂完全佔領武昌，分兵渡江，僞稱張彪之軍隊闖入，把守兵工廠，總辦王壽昌遁上海，遂佔領漢陽，二十一日，漢口有匪徒放火圖劫，革軍渡江平之，清吏逃走，武漢三鎮，完全歸入革命軍手中，時各國領事開會，羣相驚疑，法領事羅氏爲先生之舊友，以革軍曾宣布奉先生命令而發難，卽申言孫逸仙派之革命，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暴動，領事團不應加以干涉，各國贊其議，遂認革軍爲獨立團體，宣布中立。

清廷於八月二十一日，即命廕昌率兵南下，令薩鎮冰領海軍馳往赴援，廕昌兵抵信陽州，鐵路工人即拆毀路軌，使不得前進，民軍趁勢力擊，清軍死者以千計，退二十餘里，其後馮國璋率隊南下，革命軍以衆寡不敵，漢口、漢陽相繼失守，北兵焚燬漢口市場，人民銜恨次骨，民軍經此挫敗，退守武昌，然其時各省均次第響應，遂去清廷官吏，推舉民黨爲領袖，與民軍取一致行動，而陳英士之光復上海，率隊沿滬甯路攻南京，與張勳、鐵良鏖戰，卒被攻克，尤爲清廷最大之打擊，旬日之間，奄有十餘省，民軍基礎漸臻穩固，清廷知大勢已去，遂於十三日下令停戰議和，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派唐紹儀爲議和代表，民軍以伍廷芳爲代表，宣告中立。時先生方在美國，哥羅拉多省之華典城，先後得黃興、居正催款接濟之電報，尙未置復，而武昌爲革軍佔領之新聞，已傳布美洲，遂決意致力於外交以絕

清廷之後援，遂起程赴美過聖路易城時，則報載武昌革軍擬建立共和國，推先生爲首領，先生乃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得其許可，更繞道法國，晤其首相，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安抵上海，重睹故國，而奔走三十餘年之流浪生涯，於此漸告一段落。

壬子 中華民國元年，西一九一二年，四十七歲。

自南北停戰後，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卽聯名通電，以革命軍既奄有十餘省，亟應組織機關以統一號令，於是各省代表至武昌，議定組織，設臨時政府於南京，以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副之，暫行大總統職權，迨至先生歸國後，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選舉結果，共投十七票，先生以十六票當選，定國體爲中華民國。先生遂於一月一日在南京宣誓就職，改元爲中華民國元

年，採用陽歷，於一月三日，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大總統既就任，卽着手組織內閣，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以清廷無誠意議和，復進行軍事，至一月二十六日，清統將段祺瑞贊成共和，聯名奏請清帝遜位，同日宗社黨良弼復爲黨人擊斃，親貴多逃避，隆裕太后知人心已去，下令遜位，孫總統於二月十三日，向參政院辭職，十五日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派蔡元培汪精衛迎袁南下就職，會兵變不果來，三月十日，袁氏在北京就職，組織國務院，以唐紹儀爲內閣總督，國基既定，先生迺於四月一日，頒辭職令，爲時僅三閱月。三閱月中，南北統一，戰事告終，於三月十一日公布臨時約法，立法治之基礎，又迭令解放蛋戶惰民，嚴禁販買豬仔，保護華僑，此皆孫總統任內之舉措也。

先生自辭職後，志在開發實業，九月間，受袁所委籌劃全國鐵路

全權之職，旋入京與袁世凱籌商國事，仍注意於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製鋼鐵工廠，提借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等事，蓋是時袁世凱逆謀未彰，先生尙以爲付託得人，從此可專心實業，不問政事矣。

盧夫人述先生歷史，謂解總統後率子女歸粵香山翠亨一次，後又遊歷各省名勝及前清宮殿名園，隨處宣傳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此蓋先生六十年中所最優遊清閒之歲月也。

癸丑 中華民國二年，西一九一三年，四十八歲。

南京政府成立而後，先生功成不居，讓之袁世凱，袁世凱雖爲民國總統，而實醉心帝制自爲，元年八月間，卽槍斃前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嗣後則日務削除革命實力，而任用其爪牙心腹，以宋教仁爲民黨重要人物，下野後，往來於湘鄂

皖甯各地，演說其政黨內閣之主張，遂爲袁氏所忌，於三月三十日，刺之於上海滬甯車站，經法捕房捕獲兇手武士英審訊，知主使人應桂丞，得內務祕書洪述祖之信件及國務總理趙秉鈞密電，實出袁氏之授意，於是朝野闕然，以爲民國總統而爲暗殺主謀，非嚴究不可，時先生以爲袁世凱手握大權，必不服法律裁判，卽擬起兵聲討，黃克強則主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審判，後來袁氏果然蔑視國法，不經參院通過，進行二千五百萬大借款，布置軍隊，準備作戰，下令免國民黨籍軍官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本兼各職，復派李純，段芝貴，率兵南下，以武力壓迫國民黨之反抗，先生以袁氏如此行爲，非起兵討伐不可，遂命李烈鈞於七月十三日，佔領江西湖口，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與李純軍開戰於沙河鎮，湖口起事之三日，黃興入南京，強都督程德全響應討袁軍，其後各省繼之，柏文蔚入安徽，廣

甲寅

中華民國三年，西一九一四年，四十九歲。

東都督陳炯明，福建都督孫道仁，從師長許崇智之請，湖南都督譚延闓，均先後宣布獨立，袁政府知爲先生所爲，於七月二十三日，下令銷其鐵路督辦之職，八月間，張勳統隊南下，黃興不能敵，走日本，何海鳴爲總司令，與張勳兵戰十餘日，亦遁走，上海上面陳其美，率兵攻製造局，不能克，江西李烈鈞，亦節節失敗，於是安徽湖南福建均先後取銷獨立，袁世凱疑忌國民黨之心日甚，通輯國民黨議員，十一月間，下令解散國民黨，逮捕黨員，先生亦不能安居國內矣。

討袁軍失敗後，先生乃東渡日本，重興組織中華革命黨，蓋先是民國元年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爲國民黨後，時取干涉政府用人態度，於是革命團體一變而爲政治集合範圍，雖日見擴充，然究其內部之精神則甚渙散，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多紛紛加入，思假借之以

爲升官之捷徑，先生頗不以爲然，未與過問，至是知袁氏將帝制自爲，乃在日本召集同志，重新組織，由政治集合，回復至革命組織，鑒於前車之失，將黨員嚴密訓練，須立誓服從命令，散布黨員於各省，準備反對帝制，日後討袁之成功，實基於此。

十一月間，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結婚於日本，先是先生瀕年奔走革命，不遑家居，與盧夫人意志各殊，雙方同意離婚，盧夫人寄寓澳門，篤信基督教，先生始於二十五日，重與宋女士結婚，女士浙之世家，自少留學美國之威爾斯連大學，學成歸國後，民國元年，在南京大總統府爲先生任祕書職，其後則無役不從，故當結婚之日，先生演說，『我愛我國，我愛我妻，我是革命者，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則其伉儷之篤可知矣。

乙卯
中華民國四年，西一九一五年，五十歲。

先生仍居日本，袁氏帝制自爲之心日甚，猜忌之心，無微不至，以十萬金懸賞緝先生，又暗囑人著書詆之，遍發國內外，時歐戰發生，中國宣布中立，日本爲參戰國，藉口青島爲德國租借地，強行佔領，又知袁氏有稱帝之野心，適列強不暇東顧，遂乘機施其侵略之野心，於一月十八日，駐京日使日置益氏突向我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之要求，各省多主對日宣戰，袁氏之皇帝思想日甚，方爲結好日本起見，竟於五月九日覆牒贊同，八月間，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先生以帝制運動日見鮮明，乃在東京議決，派遣居正赴山東，陳英士、許崇智赴上海，朱執信赴廣東，石青陽赴四川，夏之麒、毛福全赴江西，原擬以廣東爲發難地，後陳英士以上海海陸軍聯絡極多，遂在上海舉事，十一月十日，探得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赴日本領事館，遂遣黨員王曉峯、王明山，候

於白渡橋，拋炸彈以刺殺之，二人旋亦被害，於十二月五日，乘人心浮動之際，遣黨人三十餘名，攜手槍炸彈襲取肇和輪，發砲攻製造局，岸上黨人復佔領各重要衙署，旋以武器不支，棄艦逃逸，此爲反對帝制之第一聲。

丙辰 中華民國五年，西一九一六年，五十一歲，

袁氏稱帝，改元爲洪憲元年，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以次秩封有差，時有前雲南都督蔡鍔，密謀反抗，乘間回滇，說唐繼堯反對帝制，遂於一月一日，組織護國軍，通電各省，一致討袁，率師向湘川桂三省出發，時貴州之劉顯世，廣西之陸榮廷，均一致響應，廣東都督龍濟光，四川都督陳宦，皆袁氏之心腹，以迫於護國軍之勢力日張，而已身之地位日危，亦相繼宣布獨立，西南半壁，幾完全爲討袁之空氣所籠罩，在上海山東方面，則有先生所派遣之陳英士與居正仍

繼續作討袁之運動，以響應滇黔之義師，陳英士自上次肇和艦失敗，派楊虎去江陰發難，四月十六，佔領江陰砲臺，宣布獨立，十八日，吳江震澤均爲佔領，未幾先生又遣海外同志陸續回國，齊集上海，五月五日，黨人百餘名，乘小輪三艘，圖襲吳淞之策電警艦，不成，不幸十八日，陳英士被刺遇害，居正自奉先生生命後，即在膠州租借地活動，就東北軍總司令職，佔領十餘城，致電北京，請袁氏退位，此外湖北江西安徽奉天等省，均有先生所遣派之黨人活動，袁氏知各

丙方反對，帝制難成，於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猶冀保全總統地位，護國軍仍繼續討伐，袁氏羞憤交集，於六月六日，歿於北京，南方軍務院亦宣告取消，十月，黃興病歿上海，十一月，蔡鍔病歿日本。

丁巳 中華民國六年，西一九一七年，五十二歲。

袁氏既歿，黎元洪繼任以段祺瑞爲內閣總理，主張對德宣戰，以

參衆兩院皆不贊成，遂疑爲黎所主使，解散國會，黎憤極，免其職。以伍廷芳繼之，段遂慙恚督軍獨立，張勳率兵北上，黎不得已，下令解散國會，張勳遂與康有爲輩，擁宣統復辟，迫黎元洪退位。七月二日，先生以康張背叛民國，立令各省革命黨軍人出師討賊，東南各省相繼響應，段祺瑞亦在馬廠誓師，任討逆軍總司令。十二日，收復北京，張勳敗走，是時舉國人士，以爲復辟之禍，肇端於解散國會，羣請恢復，段不之恤，且主張武力平南，先生遂於七月二十一日，與海軍總長程璧光，及國會議員赴粵作護法運動，宣言否認國會解散後之政府。二十五日，國會議員南下者，以不足法定人數，開非常會議，議決組織軍政府，舉先生爲海陸軍大元帥，假河南士敏土廠爲大元帥府。九月十日，先生就職，唐繼堯陸榮廷亦被舉爲元帥，則遂巡未就，先生則不畏艱鉅，以護法號召天下，嘗謂「臨時約法者爲南

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卽爲違背誓言，取銷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帝制自爲，已爲民國所必不容。袁世凱死，而其所部將士，襲其故智，以取銷其服從民國之證據，則其罪與袁世凱等，亦爲民國所必不容。故擁護約法，卽所以擁護民國，使國之人對於民國無有異志也。『云云。段祺瑞猶一意孤行，堅持武力平南之政策，九月間，命傅良佐督湘，劉建藩遂首先宣告自主，其後林修梅、周偉、宋鶴庚繼之，北兵以旅長朱澤黃進攻，佔領衡山、永豐、寶慶等處，先生以大元帥名義，命譚浩明率兵援湘。

戊午 中華民國七年，西一九一八年，五十三歲。

先生仍在廣州，大元帥任內，時軍政府中，陸榮廷、莫榮新，跋扈異常，遇事掣肘，軍府以大局爲重，屢事優容，其後莫榮新更無忌憚，於一月二日，槍斃大元帥之衛隊連排長及兵士，大元帥往保，亦不允。

釋，從此益相水火，蓋桂系主張聯直，與先生護法之宗旨相柄鑿，惟程璧光素傾服先生，莫榮新以其不能爲己用，忌之，遂於二月間，遣人刺之於海珠對岸渡頭，璧光既歿，軍政府愈爲桂系所把持，內部意見紛歧，而同時護法軍在湘省者，又節節失利，桂政系遂有改組軍政府變獨裁制爲委員制之議，先生憤兩院議員爲政系所給，救國大計，難期實現，遂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海陸軍大元帥職，至七月五日，改組之軍政府成立，推定岑春煊爲主席，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陸榮廷、林葆懌及先生爲總裁，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并以主席名義，通電贊成直系師長吳佩孚和平會議之主張，先生以彼雖號稱軍府，實無異於聯直議和之機關，雖被推爲總裁，絕無發表政見，唐紹儀亦未就職，至八月間，段系之新國會，擬召集選舉大總統，軍政府政務會議，即通電不承認，北京國會有選舉大總統之權，并同時

己未 中華民國八年，西一九一九年，五十四歲。

警告徐世昌勿得就職，至十月九日，非常國會議決，軍府代行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以與北方政府對抗。

先生仍在軍政府政務總裁任內，以桂系軍閥專橫，不能行其主張，於八月七日，（註）提出辭職，迺率戴天仇、朱執信、廖仲愷離粵赴滬，先生在滬，努力於宣傳事業，命同志創辦建設雜誌，先生時亦著論於其中，更從事草創空前之名著建國方略之創作，創行易知難之哲學，以喚醒民衆，而矯正數千年積非爲是之誤點，蓋其時大部分之民衆，見先生已前之奮鬪生涯，多病其理想空談，祇能破壞，不能建設，先生迺詔示國人以建設之道，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人羣瞭然於革命黨之主義，迺破壞而不能建設之主義也，又以歐戰甫畢，西方經濟衰落，先生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

機器，及組織完全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解決戰後之工人問題，恢復戰前經濟之狀況，成實業計畫一書，其著作千頭萬緒，秩序井然，誠不朽之大業也。（註）先生自八年八月七日始辭軍政府總裁之職，赴滬，至九月七日，軍政府電請仍任總裁，未去，有謂七年在滬著書者，誤也。

庚申 中華民國九年，西一九二〇年，五十五歲。

本年春，先生仍在滬，從事著述，而廣州桂系軍閥現把持之軍政府，內部發生衝突，政務總裁已多宣告脫離，至五月間，在粵國會議員開會，選舉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以遞補之，先生遂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通電反對，申明不足法定人數，議決無效，其時直皖戰事發生，皖系軍閥完全失敗，政學系本以聯絡直系為主張，以陳炯明所部粵軍有傾向先生之心，於是借攻閩爲名，欲乘機剷除，先生

乃命其率隊回粵，於八月十二日，向粵攻擊，旬日之間，克復潮梅，陷河源，逼惠州，先生又令朱執信，吳禮和，乘虛突攻，佔領虎門駁台，執信死焉，至二十六日，魏邦平李福林又宣告獨立，響應粵軍，桂系至此勢力已窮，莫榮新輩倉皇遁走，通電取消自主，北政府亦頒南北統一之令，先生及國會議員，以粵局大定，相繼赴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重開政務會議，通電否認取消自主與南北統一。

辛酉 中華民國十年，西一九二一年，五十六歲。

先生在廣州，重組軍政府，一月一日，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發表宣言，希望南北繼續議和，至四月七日，非常會議開會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先生為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以前督軍署為總統府，組織內閣，其時北京政府知正式政府在粵誕生，知南北不能並存，於是二十七日，由曹錕領銜通電反對，又勾結趙恆惕，

甲子
并接濟餉械，慫恿陸榮廷擾粵。陸榮廷自粵失敗後，據桂負嵎，至是命陳炳焜擾亂高廉一帶，大總統以寇氛甚急，命陳炯明率兵駐肇慶，進窺梧州，又命許崇智、李烈鈞、谷正倫三路進攻桂林，劉震寰佔梧州，陸勢益孤，於七月十五日，佔領南甯，沈鴻英知大勢已去，詐稱歸順，於是委馬君武爲省長，陸榮廷走安南，桂難悉平，大總統以兩粵底定，宜乘時舉兵北伐，以竟護法之功，提出北伐案於國會，經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與陳炯明籌商北伐計畫，囑其先返廣州，任以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之職，爲北伐軍後方留守，於是大總統誓師親征，十一月十五日，軍次桂林，組織大本營，統率各軍，準備北伐，而陳炯明陰蓄叛志，不肯接濟軍需，大總統盡力曉諭，勉與周旋，然陳氏頑梗不化，竟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之叛變發生。

中華民國十一年，西一九二二年，五十七歲。

甲

大總統以陳炯明把持後方，不與接濟，迺議決改道北伐，移大本營於韶關。時陳炯明疑爲欲剪滅其勢力，當總統抵肇慶時，提出辭職，又因參謀長鄧鏗接濟北伐餉械，暗中使人狙擊，大總統以其居心叵測，乃下令免其總司令與省長職，仍任其辦理兩廣軍務，繼續進行北伐不懈。四月中，在韶關誓師，以李烈鈞爲中路，許崇智爲左翼，黃大偉爲右翼，向贛邊進發，於五月二十七日，黃大偉軍佔領崇義，許崇智軍佔領信豐、南康，李烈鈞軍佔領大庾，北伐著著勝利，時適奉直戰爭告終，吳佩孚逼走徐世昌，迎黎復任，卽以法統恢復爲辭，欲使北伐軍無所藉口，先生乃發表宣言：（一）懲辦罪魁，（二）實行兵工制，其後吳佩孚復請先生北上，共謀國是，先生以黎爲毀法罪人，不與承認，仍命李烈鈞進攻江西，陳光遠遁走，至六月十五日，陳炯明竟令其部下葉舉叛變，圍攻總統府，林直勉勸先生避

難，先生謂當以死殉國，攻之益急，林冒死挾先生步行，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登永豐艦，駛入白鵝潭，親臨指揮海軍將士戡亂，相持兩月，陳炯明六次圍攻，欲加害先生，竟安然脫險，同時伍秩庸總長，以憂憤致疾而卒，先生傷之，迺於七月九日，乘英艦離粵赴滬，在滬發表護法總統宣言，詳述關於陳炯明謀亂之情形，時有共產黨員李大釗來見，對先生表示欽仰扼腕之忱，申明願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致力於國民革命，國民黨之容納共產黨實自此始。其後陳炯明欲以黃埔抵借外債，各界反對，多願向先生捐輸項款，請剷除陳氏，先生乃命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與滇軍楊希閔、朱培德、桂軍劉震寰等，興師討伐，十二月，滇軍襲梧州，迭獲大勝，劉震寰抄出清遠，江以拊肇慶之背，華僑討賊軍方瑞麟，又克復龍門，陳炯明乃棄肇慶退廣州，旋以三水河口又爲滇桂佔領，迺走東江。

乙丑 中華民國十一年，西一九二二年，五十八歲。

自滇桂軍起兵討賊，旋攻下廣州，迎先生赴粵，於二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以大元帥名義，指揮各軍，派胡漢民、汪精衛、徐謙爲駐滬辦理和平統一代表，其後北政府以督理廣東軍務職銜沈鴻英使生叛變，四月間，沈遂發難，攻擊廣州滇軍，先生督師親征，次第討平，時東江陳軍殘部猶未肅清，至北伐不能進行，仍命滇桂督進攻惠州，其後曹錕以鉅賄收買議員，獲總統之職，先生通電全國討伐曹錕，及通緝賄選議員，其後段派之盧永祥、關外之張作霖，亦發電響應，遣使赴粵聯絡，訂三角同盟合力討伐之約，決定出師北伐，惟廣東一隅，遭陳沈之擾亂，連年用兵，庫藏空虛，給養不足，海關稅收，又爲稅務司所把持，卽軍政府西南所應得之一部分關餘，亦移歸北京，先生迺於十二月一日，令伍朝樞向使團恢復前此辦法，使團不

允，并調集兵艦至白鵝潭示威，同時武裝在沙面登岸，先生則態度安閑，從容應付，仍力持收回海關打倒帝國之倡議，後經美使調停，始和平解決。

丙辰 中華民國十三年，西一九二四年，五十九歲。

先生仍在廣州，治軍之暇，刻意謀黨務之改進，一月間，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略述中國之現狀之紛亂，由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壓迫所致，并解釋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自此以後，海內靡然從風，國民踴躍加入，八月間，奉軍舉兵入關，討伐賄選，浙江盧永祥繼之，先生見機會當前，遂於九月五日在廣州大本營開軍事會議，發表宣言，整軍北伐，以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並任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於八月出發赴韶關，適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組織商團，在後方擾亂，

先生迺迴師坐鎮，以削平之，故北伐進行稍遲，而曹錕部下馮玉祥，軍次榆關，倒戈相向，旬日之間，吳佩孚倉皇出走，曹錕就擒，迎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敦請先生北上，先生爲謀全國和平起見，遂離粵赴滬，發表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民生計問題，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繞道至日本，思欲借外交手段以達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十二月四日，船抵天津，因沿途勞頓，卽生感冒，時見段政府答覆外國公使，有一「外崇國信」之語句，則知其尙欲尊重不平等條約，其所主張，終不能實現，太息久之，而肝癰舊疾亦因之而發生，至北京而益劇。

丁巳 中華民國十四年，西一九一五年，六十歲。

先生抵北京，寓北京飯店，病日加劇，迎德俄醫生診治，均勸靜養，其時段政府對於先生，雖待遇甚隆，而於其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則

毫無主行誠意，別召集所謂名流紳士之國民會議，推復辟黨與籌安會之巨子趙爾巽爲議長，先生知若輩之不可與言，遂申明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并同時計劃國民會議，日夜籌議，病勢日增，至二十四五兩日，已入危險狀態，遂遷協和醫院，經醫生斷定病診，謂非施行手術不可，遂由協和院長在體之左側割裂吸取膿汁，然病勢亦不因之稍減，最後由汪精衛孫夫人之決定，遷入行轅延中醫診治，其時國民黨同志，知先生病狀治療，實已絕望，極望得一遺囑，以便永久遵守，遂由汪精衛起草低聲念讀：

一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先生聆畢，即表示滿意之態度，點頭諭曰：「好呀！我很贊成呀。」

其後由先生親筆簽名，并汪精衛，吳稚暉，宋子文，孫科等，簽名以證明之，對於家屬之遺囑，亦照此形式行之，先生在彌留之際，尤念念不忘「和平」「奮鬥」「救中國」之數語，直至三月十二日九時三十分，而此為國民革命奮鬥四十年之中山先生，遂與世長辭矣，嗚呼！

本書所根據之參考書

中國近百年史

李泰棻著

清代全史

但燾著

近代史讀本

孫逸仙傳記

孫中山傳

中國革命史

倫敦被難記

廣州蒙難記

大總統戡亂記

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孫中山軼事

中山叢書

吳稚暉近著

印水心著

譯本

錢西樵

吳毅 印維廉

譯本

蔣介石

李烈鈞

革命紀念會

三民公司

太平洋書店

吳稚暉